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七十卷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大雅三

集傳 說見小雅。

集說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熊氏禾曰。案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早麓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犬任犬姒犬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游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



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黃氏佐曰。左傳。吳季札觀周樂。至於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樂記。師乙亦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又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猗與文王之德。章於闕雎麟趾之化。本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純亦不已。猶於穆之神也。武王傳及成康。儀刑而已。後王厲及宣幽。依違文王之德者。則變大雅之美。刺作矣。然歌樂以養成天子之德。則惟正大雅為常。奏之聲。而大師道其德焉。故經解論樂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所謂直己而陳德也。理義深長。詞旨廣大。其斯所以異諸小雅者歟。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叶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

集傳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

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

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輔氏廣曰。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其上。是以前左右。如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朱氏公遷曰。昭

公七年追錫衛襄公策命之詞。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

理或然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王氏安石曰。周受封自后稷。則為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惟其德之顯。是以為帝命之時也。○蘇氏轍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朱子語類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

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容已。○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

○**亶亶** 音尾 **文王** 音問 **令聞不已** 音問 **陳錫哉** **周侯** **文王**

孫子 叶獎 **文王** 里反 **孫子** 本支 **百世** **凡周之士** **不顯**

亦世

集傳 **賦也** **亶亶** **強勉之貌** 輔氏廣曰。亶亶雖訓強勉。然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

緝熙二字相似 **令聞善譽也** **陳猶敷也** **哉語辭** **侯維也** **本宗子**

也 **支庶子也** 孔氏穎達曰。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

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 ○ **文王非有所勉也** **純亦不已** **而人**

見其若有所勉耳 **其德不已** **故今既沒** **而其令聞猶不**

已也 李氏樛曰。惟文王亶亶。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 **令聞不已** **是以上**

帝敷錫于周 **維文王孫子** **則使之本宗** **百世為天子** **支**

庶百世為諸侯 **而又及其臣子** **使凡周之士** 孔氏穎達曰。士者。下

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 **亦世世修德** **與周匹休焉** 李氏樛曰。天

周之命。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臣之子孫。則文王之德盛矣。而天之所以錫文王亦至矣。

集說 **鄭氏康成** **曰** **勉勉乎不倦** **文王之勤用明德也** **其善聲聞日見** **稱歌無止時也** **乃能受命造周** **其子**

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王氏安石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黃氏樵曰。文王至誠之德。豐豐而不已。則發而為令聞。亦無有窮已。推而及於後世。亦無有窮已。八百其年。三十其世。皆已基於文王之時矣。○朱氏公遷曰。文王盛德之著。不以今昔而有閒。則天之福其後者。亦不以子孫臣子而有閒也。○朱氏善曰。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與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于叶

逼反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音貞濟濟

子禮反

多士。文王以

寧。

集傳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

輔氏廣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

可知。思語辭。皇美楨榦也。

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

謂之夜。義木橫。

濟濟多貌。

毛氏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孔氏穎達曰。多士。是上世顯

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

○此承上章而言。

朱氏公遷曰。承上章末句。專以

人臣之

世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皆能勉敬如此也。

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

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輔氏廣曰。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爲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劉氏彝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生也。而文王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王氏安石曰。植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輔氏廣曰。多士之生於周國。爲之楨幹。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求賢才爲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爲周之士。乃所以爲

周之國也。○嚴氏粲曰。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周士之盛。○朱氏公遷曰。傳世之顯。卽謀猷勉敬而可見。謀猷勉敬。是以能爲周之楨幹。而文王賴之以安也。美哉多士。生此王國。可謂盛矣。然非王國克生。何以能致是哉。謂之克生。則所以長育作成者有其道。故羣臣之德。傳及子孫。而世之顯也如此。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熙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

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

服。叶蒲北反

集傳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真氏

曰。詩言緝熙者四。文王之詩。於緝熙敬止。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止語辭。假大麗。數也。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

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

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

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

而今皆維服于周矣。嚴氏粲曰。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

也。

集說

毛氏萇曰。盛德不可為眾也。○孔氏穎達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輔氏廣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於天。不已於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

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張氏所望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

京。叶居良反厥作裸。將常服黼音甫。尋况甫反王之蓋才刃反。

臣無念爾祖。

集傳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朱氏公遷曰。曲禮注

云。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嚴氏

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

也。嚴氏祭曰。裸。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以將為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為送。但裸是送爵亦義同也。其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孔氏穎達曰。冬官之黼。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而表之耳。董氏。道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也。孔氏穎達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蔡氏沈曰。修其典禮文物。也。賓。以客禮遇之也。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

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眾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眾士。乃服

其服而來助周祭。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祿。○王氏安石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惟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嚴氏粲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朱氏善曰。膚敏。言其才之美。裸將。言其職之共。黼黻。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蓋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文王之勤平。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叶筆反 殷之未喪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

駿音峻 命不易。以鼓反

集傳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

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劉氏瑾曰。言難保也。○言

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

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李氏樗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何容心於其間哉。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

德足以配乎上帝矣。朱氏公遷曰。此指殷之六七賢君言之。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

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呂氏祖謙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嚴氏粲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蔣氏悌生曰。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後王當思文王所以受命者。在於修德。而所謂修德者。蓋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而其所以求多福之機。又在已而不在人也。周之後王。可不以殷為鑒。而思天命之不易保乎。王業興廢之由。天人感應之機。反覆詳切如此。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

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叶房尤反

集傳賦也。遏絕。問無遏爾躬。朱子曰。無自遏。宣布昭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

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

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

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

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禮記緇衣注。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子思

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巳。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集說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呂氏大臨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呂氏祖謙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與天。○王氏柏曰。初言文王只如此。疊疊然強勉做將去。而令聞自至今不已。疊疊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一箇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聞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劉氏瑾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案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

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

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集說

張子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子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輔氏廣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

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劉氏瑾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叶辰

天難忱。

市林

斯不易。

以

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變反四方

集傳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

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

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范氏處義曰。明明赫赫。言周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明明則文王所修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由成王言之。則文王在上。由天命言之。則文王又在下。此詩亦周公作以戒成王。故既言周之受顯命。又言天亦難信。為王亦不易。如紂無德。以當天心。遂使之不能挾四方而有之。所謂命靡常也。○呂氏祖謙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朱氏善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復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

案 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人相通之故。亦微矣哉。前詩言文王之德。合於天。天之命集於文。而終之

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以見天人
之合一。此詩首二句。即揭出天人感通之故。以為一篇
綱領。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逆天者。天必亡之也。天監
在下。而命集於文王。上帝式臨。而保佑乎武王。順天者。
天必與之也。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得威靈赫
然。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

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

叶尸羊反生此文王

集傳賦也。摯國名。仲中直衆反女也。任。摯國姓也。毛氏萇曰。摯國

任姓之殷商商之諸侯也。黃氏一正曰。摯。奚仲之後。自彼殷商。蓋摯商畿內國也。

嬪婦也。京。周京也。李氏樛曰。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是時周未有天下。言京。則詩人追稱也。

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音規

汭。嬪于虞也。蔡氏沈曰。釐。理降下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

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

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集說列女傳。犬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

聖。犬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犬任為能

胎教。○劉氏彝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

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犬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

武王焉。○王氏安石曰。擊仲氏任。繫其夫而言。犬任。繫其子而言。○李氏樗曰。言文王之有明德。由其母之賢而致之。○輔氏廣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犬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陳氏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犬任。下章言武王而及犬姒。皆是也。其意深矣。○鄒氏泉曰。犬任。王季俱有其德。一維德之是行。王季之德。如明類長。君是也。犬任之德。如思齊思媚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

逼反

集傳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

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朱氏公遷曰。敬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云。有君

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輔氏廣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嚴氏粲曰。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

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朱氏善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

有子。叶獎禮反

集傳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

郃。音洽陽，夏陽縣。皇輿表。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隸陝西。今流已絕。故去水

而加邑。王氏應麟曰。說文作郃。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

邦，莘國也。子，大妣也。梁氏益曰：莘，妣姓之國。文王妃大

有犬妣。冢祠。○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

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

朱氏公遷曰：初年，猶曰壯盛之年也。或謂即位之初年，恐鑿。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

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

能為矣。

集說 嚴氏粲曰：述天生大妣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天為生配，在洽水之北

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殆非偶然。天實為之。○朱氏善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夫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洽陽渭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為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於周。益可信矣。

○大邦有子。倪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集傳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

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蘇氏轍曰。昏禮既問名。則卜造

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孔氏穎達曰。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大

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真氏德秀曰。其禮盛。故其光顯。○黃氏一正曰。倪。天之妹。以其德與天合也。親迎于渭。至莘之界也。諸侯無出境親迎之禮。而文王遠至莘界者。洽陽在其境內。且文王為世子。不嫌於遠迎。

也。○姚氏舜牧曰。詩於犬任犬妣。備叙其所出。而於嫁
嬪親迎之禮。一一詳之。見聖人重大禮而不苟。且以見
其合之非偶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纘子管女

維莘。所中長丁丈子維行。叶戶篤生武王保右。音

命爾燮伐大商。

集傳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犬妣也。行。嫁。篤。厚

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饒氏魯曰。文王生於祖

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右。助。燮。和也。陳氏鵬飛曰。書言

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

之意。○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犬任之女事

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

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集說 輔氏廣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

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

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者也。○朱氏善曰。有犬任以爲之母。有犬妣以

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

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又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音

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集傳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毛氏萇曰：旅衆也。如

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梁氏益曰：衛之汲縣故商

都牧野之邑。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

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

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

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

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

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集說王氏安石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蘇氏

轍曰：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維

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

也。○呂氏祖謙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苟較強弱而計

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

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劉氏瑾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

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

次定詩經傳言

卷十七

文王之什

六

音元彭彭叶鋪反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叶謨郎反

集傳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

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孔氏穎達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

縱兵也。輔氏廣曰。肆伐亦可見三千惟一心之意。○朱氏道行曰。上曰變伐屬主德調劑。此曰肆伐屬

將帥奮庸。會朝會戰之旦也。蘇氏轍曰。書所謂甲子昧爽也。○此章言武王

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濊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集說 陳氏櫟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

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劉氏瑾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

之故。伯夷大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

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已任。詩人歌之。亦以

會朝清明。歎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唯在於清

四海而已。○彭氏執中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暄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

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朱氏善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

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氏穎達曰。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昧爽者。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曹氏粹中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大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嚴氏粲曰。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爲得天助。大公先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案會朝清明。毛鄭各有一解。後儒或從毛。或從鄭。然毛傳得王肅而益明。義極正大。朱子集傳依之。固宜。**總論**吳氏師道曰。此詩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又言武王伐商。以及尚父。明一家祖孫父子。夫婦婦姑。皆有盛德。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命之保佑。昭事之聿懷。天之與聖人。又相與爲一。蓋無一而不盡其道。詩人形容之備。莫過於此。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

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七

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

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閒。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

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劉氏瑾曰。事見外傳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集說 王氏通曰。愚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

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必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輔氏廣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犬任。犬妣。有王季。犬任。則有文王。有文王。犬妣。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犬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

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絲絲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七余反。古公

亶。都但反。父陶復陶穴。音桃。音福。未有家室。

集傳 比也。絲絲。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邢氏昺曰。瓞。一名瓠。小瓜也。

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

人也。自從土地也。朱氏公遷曰。自土沮漆。自沮漆。二水

名在豳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羽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

渭。入于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

趙氏順孫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陶窰竈

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賈氏公彥曰。古者窟居。隨地而

謂之為復。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家門

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窰。復穴皆開其上。取明。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

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

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此

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王氏安石曰。周國嘗幾亡矣。其

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為民

之初。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

王而後大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窰時。失官竄豳。猶尚往來郃國。未

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窰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遂

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

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

由未遷已得民心。故本周之興。自於漆沮也。○公劉始

遷於豳。比至古公將十世。公劉云。于豳斯館。則豳有宮

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李氏公凱曰。周家歷世不絕。如瓜瓞之生。縣縣然延蔓。自公劉遷豳。在於沮漆之地。傳至先公大王之初。其民尚復穴而處。未嘗有室家之盛。是其勢尚微也。○朱氏公遷曰。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自豳公時已然。此云爾者。生民之詩。是推始祖所自出。縣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啓土之由也。稷封於郃。而不窞竄去。則有郃廢而周無民。漆沮之豳。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夾皇遡過。雖云已有宮室。但穴處乃豳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室。何怪哉。詩意主言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厥勳。以見在豳而小。遷岐而大耳。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率西水滸。呼五至于

岐下。叶後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集傳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

也。岐下。岐山之下也。許氏謙曰。地理攷異。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北十里。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張子曰。書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攜

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文王之先。古公避狄之難。循西方水。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犬王既得民心。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遷都自是人君之事。鄭言爰及姜女。明其著犬姜之賢知也。○范氏處義曰。此言犬王去邠之時。其從容如此。○黃氏佐曰。犬王雖不得已而遷岐。及其至岐。則須擇可都之地。以為稅駕之所。此又與孟子非擇取之意不相背也。○錢氏天錫曰。犬王當閒關去國。而相土擇居。規模宏遠。種種皆與王之兆。姜女與犬王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

○周原膺膺。武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契 反苦計。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

集傳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

董。烏頭也。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芘。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茶。苦菜。蓼屬。

也。飴。錫。反夕清。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

焯。音寸。又是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董氏。掌共焯契。以待

契。所用灼龜也。焯。謂炬其存火也。楚。荆也。然則卜用龜。以楚焯之木。燒之於焦。炬之火。既執之。以灼龜。既契。乃開出。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蘇氏轍曰。契。刻

其兆也。而灼之。○王氏應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犬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

亦甘。於是犬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

亦甘。於是犬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

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王氏安石曰日止則命其臣民止於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

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犬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筮也○李氏樗曰古之建國必有以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於卜筮○姚氏舜牧曰公劉遷豳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云周原膺膺董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於山川而精蘊之祕藏可徵於生物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叶羽反廼疆廼理廼宣廼

畝

叶滿彼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叶上止反

集傳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

孔氏穎達曰據公宮在中

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

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

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

孔氏穎達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

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

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集說

輔氏廣曰慰止左右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疆理宣畝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周爰執事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蔣氏悌生曰建國之初必先正疆界以立其大綱然後及庶事以盡

條目。蓋遷國甫定。凡事未備。既有以定民之居。即所以制民之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反其繩則

直。色六反縮版以載。叶節反作廟翼翼。

集傳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穎達曰。司空之

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繩。所以

為直。曹氏粹中曰。審曲。凡營度位處。孔氏穎達曰。位處

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

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

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

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

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

版而築也。朱氏善曰。此司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

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李氏樗曰。如所謂約

之閣閣是也。朱氏善曰。此司徒命徒役之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

為次。居室為後。王氏逢曰。毛翼翼。嚴正也。孔氏穎達曰。言能依就準

繩。牆屋方正也。

集說 劉氏彝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曹氏粹中曰。俾立室家。則定

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抹音俱之陜陜反耳升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登登削

屢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磬音鼓弗勝音

集傳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陜，陜眾也。度，投土於版也。薨

薨，眾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劉氏

謂牆成脫版，削其馮馮，牆堅聲。蘇氏轍曰：既成而削，五

堅凸以就平直。馮馮，牆堅聲。之，其聲馮馮然堅也。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磬鼓長一丈二尺。嚴氏

磬鼓解，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見鼓鐘。章氏俊卿曰：春秋傳曰：魯人之皋，皋，緩也。役事以勿急為義，故以皋鼓節之上，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下

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弗勝。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抹者，眾

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

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

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

息，擊磬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

言犬王之得人心也。○輔氏廣曰：言治宮室獨詳於版

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眾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磬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苦浪反，叶廼立應門，應門

將將。七羊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反

集傳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孔氏穎達曰：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伉

陸氏德明曰：本又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孫氏炎曰：謂朝門也。○孔

氏穎達曰：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王

門之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

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

焉。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

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

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豕土，犬社也。陳氏祥道曰：犬社，土五色而

主陰故也。其墳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亦大王所

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為

云：天子犬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犬社之名，唯施於

天子。○朱子曰：犬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

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犬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

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氏炎曰：兵凶戰危，慮

故謂之宜。○孔氏穎達曰：宜，祭社之名也。王氏安石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言

集說豕土也。○輔氏廣曰：戎醜，攸行，便帶下章伐昆戎

之意。二門既立，而犬社遂立。犬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周

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劉氏瑾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黃氏一正曰：外

門以聳觀望。故曰有仇。內門布列象魏。故曰將將。社雖非為戎醜而立。凡出軍。必先宜於社。軍歸。必獻於社。故特舉以為服。昆夷之端。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子洛反柞子洛反

械音蒲貝反拔音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駢徒對反矣。

維其喙吁貴反矣。

集傳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

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椴音綏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

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駢。突。孔氏穎達曰。說文云。

駢。馬疾行貌。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也。喙。息也。呂氏大臨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

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

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章或以為專指犬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犬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犬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犬王而終於文王耳。○劉氏瑾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犬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犬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犬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蔣氏悌生曰。犬王之遷於岐。避狄人之難。自國勢而觀。可謂削弱之甚。宜其聲譽之頓減也。惟其不以人之愠怒為輕重。而惟視吾之政。不廢而加勉。是以政日修治。地益墾闢。昔之見侵於我者。今則竄伏。

而潛消。非其能自強於政治。何以得此。○朱氏善曰。昆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芮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居衛反

厥生。

叶桑反

予曰

有疏附。

叶上聲

予曰有先

息薦反

後。

胡豆反

叶

予曰有

奔奏。

與走通

叶

予曰有禦侮。

集傳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

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

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梁氏益曰。陝之平陸。吳山有虞城。本帝舜之後。所謂西虞也。芮在同之馮翊。酈氏道元曰。河水自河北城南逕芮城。有芮君祠。○梁氏益曰。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粹中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鍾氏惺曰。閒田在平陸縣西五十里。俗呼讓畔。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城。

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集說

蘇氏轍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為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輔氏廣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

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朱氏善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至是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至是而興起之勢。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

總論

陳氏櫟曰。王迹肇基於犬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犬王始。而此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犬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惟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朱氏公遷曰。周家世有哲王。其作則垂憲者備矣。周公未嘗舉古先聖王以為言。所以戒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犬王。則曰

王季。蓋祖宗之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周公拳拳於成王者。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

緜九章章六句

集傳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

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

王受命之事。劉氏瑾曰。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

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正之事也。餘說見上篇。

集說 輔氏廣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

犬任文王犬妣以及武王之德。縣則又追述大王犬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黃氏佐曰。右三詩。乃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所謂及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歌奏以致傲。此大雅所以為大政也。

芄芄

薄紅反

棫

雨逼反

樸

音卜

薪之樛

音酉

之濟濟

子禮反

辟

音壁

王左右趣

叶此反

之

集傳

興也。芄芄木盛貌。

嚴氏粲曰。棫解見縣。

樸叢生也。言根枝迫

迮

音窄

相附著也。樛積也。

孔氏穎達曰。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故知樛為

積也。○嚴氏粲曰。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濟濟容貌之美也。

朱氏公遷曰。聖人之德容如此。

則其根於心者可知。

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

言芄芄棫樸。則薪之樛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物生之盛。資用而不窮。聖德之盛。同歸而無閒。文王德容之盛。美而且多。不可以一德

名言。但見左右之人皆趣向之。蓋德盛而人歸。無方向之限量。○韋氏調鼎曰。薪之取材之廣也。樛之儲材之豫也。趣者。盛德感人。爭趣而不能已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

五歌反

髦士攸

宜。叶牛何反

集傳賦也。半圭曰璋。許氏謙曰。圭之制。其廣三寸。其厚尺有二寸。公八寸。侯伯七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

半圭曰璋。言其廣之度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

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氏穎達曰。冬官玉人云。大璋中

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

執璋瓚亞裸是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

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左右奉之。其

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梁氏益曰。判。分也。半也。璋之為

處。皆朝向裸酒之人。所謂其峩峩盛壯也。髦俊也。判在內也。故以喻趣向之意。

集說曹氏粹中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輔氏廣曰。此因首章所言。而賦以

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峩峩然無不得其所宜。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 淖匹世反 彼涇音經 舟烝徒楫音接叶 之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

集傳興也。淖。舟行貌。涇。水名。王氏安石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烝。衆。楫。

擢。陸氏德明曰。方言云。楫謂之撓。或謂之擢。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擢。于。往邁行也。六師。

六軍也。孔氏穎達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

○ 詩為大雅。莫非王制。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

言溲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輔氏廣曰。此章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往。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蔣氏悌生曰。聖德為人所歸。惟觀其衆志和一心。舟行於水。彼此相須。有不可相無之勢。民歸於德。君行師從。有不能相離之理。○黃氏佐曰。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周王邁而六師及。何以異此。故以為興。

○倬陟角反 彼雲漢為章于天。叶鐵因反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集傳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

竟天。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邢氏 章。文章也。文王九

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朱子曰。遐。古注并諸家

記注訓胡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蘇氏轍曰。鼓之舞之

字甚好。 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粹中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

奮而有成哉。

集說 陳氏鵬飛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壽考

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言語。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是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凡言興者。當以此例觀之。○輔氏廣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嚴氏粲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

○追對廻琢陟角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

集傳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孔氏穎達曰。二句相對。章

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黃氏佐曰。勉勉。即

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氏穎達曰。綱者。網之大

張之為綱。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

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

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功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許氏謙曰。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實金玉也。表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朱氏公遷曰。此以用心至極為興。蓋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而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治之極。○王氏柏曰。此詩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疊疊也。○朱氏公遷曰。此亦以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五章之序。首以左右言。次以六

總論

師言。至作人綱紀。則盡乎人矣。人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

集傳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

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

公也。

集說

輔氏廣曰。振作。謂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眾。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趣向之也。○以芄芄棫樸。薪之槩之。興濟濟辟王。

左右趣之則但見其人心歸附趣向之而已初不見有能官人之意如序說也序蓋因二章髦士攸宜四章遐不作人之說而遂以為能官人而歐陽公又因序而足成其說却反失了詩之正意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

豈弟。

集傳興也。旱山名。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麓山足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麓山足也。許氏慎曰。林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曹氏粹中曰。楛可以為箭。屬於山為麓。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曹氏粹中曰。楛可以為箭。

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

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集說程子曰。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君子

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嚴氏粲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朱氏公遷曰。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

○瑟反。所乙。彼玉瓚。才早。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

攸降。叶乎。攻反。

集傳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孔氏穎達曰。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

冬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

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以承之也。

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孔氏穎達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

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攸所降下也。

○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

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

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真氏德秀曰。玉

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嚴氏粲曰。言盛德必得其福。以類應也。

○鳶弋專反飛戾天。叶鐵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

集傳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朱氏公遷曰。此可以見鳶魚飛

躍對言。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

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程子曰。作

與起之於善也。

集說

謝氏良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嚴氏粲曰。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作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朱氏善曰。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人之囿於德者。有自然之化。

○清酒既載。

叶節反 駢息營反

牡既備。

叶蒲反

以享以祀。

叶逸反

以介景福。

叶筆反

集傳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

則祭必受福也。

集說

李氏樛曰。以清酒則載之於器。以赤色之牡則既備。言享祀祖考而受此福也。豈以清酒駢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瘕蠹也。謂其備腍也。謂其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神降之以福。○朱氏公遷曰。德有以及乎人。斯有以感乎神矣。故其受福之必然如此。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名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集傳興也。瑟茂密貌。劉氏瑾曰。上章玉瓚。故言燎。爨也。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或曰。爨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陸氏德明曰。芟草燒之曰爨。○嚴氏粲曰。箋以

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爨燎除其旁草。養治之。勞慰撫使無害也。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

也。朱氏道行曰。上介福就祭時言。此勞就平日言。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

集說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黃氏佐曰。柞棫非美材也。然瑟然茂密則亦為民之所燎。況豈弟盛德也。通於神明格於上下。豈不為神所勞乎。○章氏甫曰。神

所勞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大戴禮云。德盛者神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鼓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

集傳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葛盛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回邪要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

干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黃氏佐曰。求福不回。就求福本於豈弟上。見德在是而福亦在是耳。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總論朱氏公遷曰。首末兩章。見其自然受福。二章至五章。見其必然受福。○鄒氏泉曰。此詩見文王之盛。

德。上有以得天下。下有以得人。而幽有以格神。張子所謂至當之謂德。百順之為福。詩人之詠歌。義兼之矣。

早麓六章章四句

集說 唐氏汝諤曰。棫樸言人心之自趣。而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

思齊側皆反大音泰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

京室之婦房九反大同上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集傳 賦也。思語辭。齊莊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周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

多也。朱子曰。案春秋傳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

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

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

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

深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

也。○王氏安石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母。盡

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歐陽氏修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而子孫衆多。○李氏樗曰。以犬任而能愛大姜。以犬妣而能嗣大任。

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此周之所以興也。○王氏炎曰。嗣徽音。雖犬妣之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故下章言其儀刑之德也。○
蔣氏悌生曰。此詩推聖德之由。開於前而裕於後。內助之賢。世濟其美。其所成就者深遠。有非人之所能及也。夫妻道無成。雖無專美之義。而正始之道。實為風化之原。由犬姜而及犬任。由犬任而及犬妣。而又得邑姜。所以紹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來。帝王之興。世有賢助。未有若周家之盛者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集傳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張子曰。未追恫痛。

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孔氏穎達曰。

訓為迎。鄭讀為馭。訓為治。○王氏逢曰。此從毛傳。孟子注。與鄭箋同。○言文王順于先公。

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張氏栻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

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張子曰。言接神

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張子曰。言接神

人各得其道也。朱氏善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

集說

歐陽氏修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輔氏廣曰。此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也。○嚴氏粲曰。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國。隱微之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于妻。至于兄弟。即是家推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推也。○沈氏守正曰。神之怨恫。微而難知。曰罔是怨恫。非仁孝通於志意者不能也。

○**雝雝**於容反

在宮肅肅在廟

貌

不顯亦臨無射

亦音保。鮑叶音

集傳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朱氏善曰。和治人之本。敬之至。所以為事神之本。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斲同。厭也。嚴氏

粲曰。無射。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保守也。○言文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

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集說

李氏樗曰。詩人之意。以謂文王之德。外內顯隱如一也。○朱子曰。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呂氏祖謙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嚴氏粲曰。此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在宮則和在廟則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

悠久無閒也。○蔣氏悌生曰。德施於人神之交。可見之地。而各極其美。德存於獨處之地。不可見之時。而常有其誠。德之著乎外者。隨其地。誠之存於中者。純乎天。○德形於接物之時。盡和敬之道。德存於無為之頃。有純一之誠。聖人於內外動靜之間。始終一於敬而已。

集傳。於在宮言其和。於在廟言其敬。照詩義分屬。而平日論此章。則專歸於敬。蓋緝熙敬止。是文德之全體。和亦從敬中流出。用分而體一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集傳。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

囚。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呂氏祖謙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王聖德。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

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輔氏廣曰。大難之來。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

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譽髦

斯士。

集傳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孔氏穎

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古之人。指文王也。呂氏祖謙曰。典謨作

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

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

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

之美也。朱氏公遷曰。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子言。

集說 王氏安石曰。初言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

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故此詩以是終焉。○輔氏廣曰。此

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

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

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

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嚴氏粲曰。言至誠為能化也。○朱氏公遷曰。聖人德盛如此。天下涵泳於教化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則所以譽髦之者至矣。然不易致也。必久於其道。而後化成。彼乍作乍輟

者其能與於斯乎。

總論 陳氏櫟曰。文王之聖。生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於犬妣。而實能修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則不特成已。而且能成物矣。○薛氏瑄曰。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說 輔氏廣曰。此詩。毛傳以為四章。章六句。故言以為五章。後三章。章四句。今從故言者。以四章五章兩章章首。皆有一肆字。而四章又有四箇不字。其章義又必如此。而後宜故也。蓋緣後二章不用韻。故毛傳誤分之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待洛反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叶達各反

集傳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

國。夏商也。黃氏佐曰。犬王當祖甲之時。殷政漸衰。故云然。不獲。謂失其道也。四

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

耆。致也。程子曰。頌云。耆定爾功。毛氏傳曰。耆。致也。○朱氏公遷曰。致。猶取也。言其德為上帝之所取也。

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

輔氏廣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此謂

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

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

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

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

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集說

程子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焉。上帝者之謂天命所歸。式廓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

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天子。由百里而四海。是增

而大之也。○范氏處義曰。大哉天之主宰天下。其照臨

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察視四方。求民之所定。以夏政

不獲於天。則以與商。商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周。所謂天

難忱命靡常也。○蔣氏悌生曰。言天心惓惓於求民之

安。屑屑焉為民而擇君。其事甚明而可畏。大王之遷岐

以興王業。皆天所為而非人所及也。○朱氏善曰。臨下

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

夏商失道。天之絕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

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

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

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徐氏鳳彩曰。大王

之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生。曰夏商

者。以見周之先公久矣。屬天之眷也。

圖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朱子於此序無異議。但毛傳二國是殷夏四國。是

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也。至憎其式廓。謂憎其為惡浸大。此維與宅。謂指文王則毛鄭解同。既以為指文王。故二章之天立厥配。謂為犬奴。三章之作邦作對。謂天之興周國而生明君。自犬伯王季時已然矣。其說亦可通。漢唐宋諸儒率從之。至朱子而謂此維與宅指犬王。蓋天作高山。犬王荒之。已見於頌。不得言文王。故二國四國從毛義。而首章二章皆屬犬王。厥配亦屬犬姜。明自犬王已膺天眷。義尤完備。至憎作增。從程子之說。於詩解更為直捷。集傳之勝於傳箋。多類此也。

○作之屏必領之其菑莊持其翳一計修之平之

其灌其柵音啓之辟婢亦之其榿丑貞其楛羌居

反紀庶攘之剔它歷之其廩烏劍其柘章夜反叶帝遷都故反

明德串古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集傳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

者也。孔氏穎達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或

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

也。灌叢生者也。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榿河柳也。似

楊赤色。生河邊。陸氏璣曰。一名松。楛音也。腫節似扶老。

可為杖者也。陸氏璣曰。即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

長也。廩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考工記。弓

人取榦。柘為上。檠桑次之。○嚴氏粲曰。禹貢。明德。謂明

德之君。即犬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

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

○此章言犬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

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犬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

漸次開闢如此。歐陽氏修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

邑。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

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集說 輔氏廣曰。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

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菑翳。則因其

死斃而拔去之。灌樹。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楛。凡木

則芟除之。檠柘。美材。則攘剔之。蓋皆順理而為之舉。此

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嚴氏粲曰。犬王之

遷岐。天非徒遷之也。將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堅固不

易也。蓋曰。犬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久矣。○彭

氏執中曰。犬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為也。必

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爲帝遷之。帝遷之。則天

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

天。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息井反 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 松柏斯兌徒外反

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

大定寺經傳言卷一 文王之什

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息浪反叶平聲奄有四方

集傳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

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犬伯犬

王之長子王季犬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李氏樗曰孝悌

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

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犬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

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

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

業蓋自其初生犬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犬伯見

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犬王沒而

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犬伯而避王

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

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犬伯之讓則益修

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

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彭氏執中曰犬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修其德而有以篤其慶

使犬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犬伯。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犬伯也。王肅曰。犬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犬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也。○犬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犬伯之心。見犬伯為知人達命。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犬伯也。○朱子曰。犬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犬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黃氏榘曰。犬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

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犬王之志也。是犬伯之讓。上以繼犬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真氏德秀曰。王季之友。犬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之。使犬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嚴氏粲曰。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棫拔而松柏兌。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興周使為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此作邦作對。由於犬王王季之時。蓋犬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朱氏善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犬伯讓王季之日。犬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犬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犬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武伯反。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克君王如字或于況反。此大邦。

克順。克比必里反。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反。既

受帝祉音施反。于孫子叶獎里反。

集傳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

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

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

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

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

有尺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

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又清靜其德音。使

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孔氏穎達曰。王

其追號為王。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

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集說 鄭氏樵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

立者。天也。○嚴氏粲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

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

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克長。能為人長。克君。能為人君。君又尊於長矣。學記。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克順。能和其民。克比。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歉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也。○朱氏善曰。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何氏楷曰。王此大邦。是據理之詞。言王季之克長克君如此。雖進而興王業於此大邦之地。無所難者。人心自本然之對。對於王季也。又言其德之無間。對於文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美。餞面反誕先

登于岸。叶魚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反侵阮魚宛反

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

篤于周祜。候五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集傳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

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嚴氏粲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託之帝謂者。言文王之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王之心。天實知之也。

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美。愛慕也。言

肆情以徇物也。朱氏善曰。畔者。疎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美者。心之慕乎

外。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梁氏益曰。密須子爵也。

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皇輿表

平涼府靜寧州。涇州。今平涼府涇州。竝隸陝西。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

之共池是也。張子曰。共。阮。皆在涇州。今有共池。卽其旅。共也。○梁氏益曰。虞公所奔之共池。

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祐。福對。荅也。○

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

自濟。朱氏公遷曰。曰溺。曰流。曰。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

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

及也。彭氏執中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是以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

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

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

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王氏

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此

文王征伐之始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

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

却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功夫。此

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

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輔氏廣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嚴氏粲曰。商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朱氏善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事大之禮。侵阮徂共。不知恤小之義。此天理所當怒。而王法所當誅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待洛反

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集傳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

穎達曰。鄉人嚮望之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

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嚴氏粲曰。侵自阮疆。謂

書公至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胡氏一桂曰。侵與侵于之疆同義。

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鄭氏康成曰。後竟徙都於豐。○孔氏穎達曰。犬王初遷已

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爲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胡氏一桂曰。度其鮮原以下。卽上章以篤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梁氏周祐以對天下之實事耳。今在京兆府咸陽縣。皇輿表今咸陽故安陵城。周邑也。地志安陵。隸扶風。在岐南。隸陝西。府咸陽縣。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旣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輔氏廣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嚴氏粲曰。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

寧接壤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之地。密人恃強以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可謂公天下以爲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羨之私耶。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雖未爲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劉氏瑾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蔣氏悌生曰。文王處於周京之中。安然無爲。而共阮之地來歸。自有不可遏之勢。程邑作於岐陽之側。本有疆境之限。而萬邦歸向。同有不自外之心。非聖人之德。何以致之。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反

丁丈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集傳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呂氏祖謙曰。不長。夏以

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則法也。仇方。讐國也。呂氏祖謙曰。邱

氏曰。仇方。兄弟與國也。彭氏執中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鈎

援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孔氏穎達曰。墨子稱公輸

般作雲梯。以攻宋。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

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孔氏穎達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

衝俱是車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皇輿表。今西安。墉。城

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

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

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

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

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劉氏瑾曰。明德者。文王之德

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文王之什

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朱氏公遷曰。朱子以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為一類。皆有深潛不露之意。猶中庸不顯。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嚴氏粲曰。不識篤恭之妙也。天理自然謂之則。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謂理之不可踰也。

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

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集說

程子曰。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文王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蘇氏轍曰。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輔氏廣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為一。下則

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嚴氏粲曰。此章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為伐崇張本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設為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帝謂文王。是設為上帝教戒之詞。此章帝謂文王。則設為上帝愛念而稱美之詞也。語意不同。

○臨衝閑閑。員反。崇墉言言。執訊信音。連連攸馘。古獲。

反。安安。肩反。是類是禡。馬嫁反。叶。是致是附。叶上聲。

四方以無侮。臨衝芾芾。音弗叶崇墉仡仡。魚乞反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四方以無拂。叶分

集傳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穎達曰。玉藻云。聽嚮任左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

將出師祭上帝也。孔氏穎達曰。王制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

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

者。謂黃帝及蚩尤也。章氏俊卿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劔戟。

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

來附也。芾芾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

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云。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訊馘必嘗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

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程子曰。暴明其

罪。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

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

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

也。劉氏瑾曰。此其三。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

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劉氏瑾曰。此其復伐之日乎。此所

謂文王之師也。朱子曰。皆城下之戰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伐崇。而威德

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

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

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程子曰。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李氏樗曰。文王之所伐者。但崇國耳。

而四方之國。無有侮慢拂戾之者。以文王之罰當其罪故也。○輔氏廣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蔣氏悌生曰。王者之行師。雖有先後緩急之序。而遠人之歸德。初無彼此遠近之異也。○黃氏佐曰。兩設帝謂文王之語。為伐密伐崇。張本見文王伐密。非有欲心。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欲張其聲威氣焰。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奉天不已之心乎。○瞿氏景淳曰。無侮。謂王師不暴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無拂。謂王師無敵人。皆順從。而無敢有疑貳之心。

總論 徐氏常吉曰。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與王者。一本於天。非人力也。○錢氏天錫曰。大王遷岐。疑於畏狄。不知眷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於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

也。文王伐崇，伐密，疑於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此孰非求民之莫也。

皇矣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嚴氏粲曰：首章言天

述大王遷岐也。○劉氏瑾曰：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者矣。蓋其始去邠，則邠人從之，其居於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即大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求大王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帝遷。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嚴氏粲曰：三章明德而然也。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劉氏瑾曰：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

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劉氏瑾曰：五章

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唯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詩與緜相類。緜言大王者詳，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蓋畧其始而詳其終也。○

朱子詩傳遺說：詩自從大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眾。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為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經始靈臺。叶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集傳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

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服氏虔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

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營表。鄭氏康成曰。營

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表其位。○孔氏

穎達曰。謂以繩度立。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

表。以定其位處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劉氏

韻注。氛。祥氣。祲。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文王之臺。方

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張氏栻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而過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

曰靈沼。此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為靈臺，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庶民則競

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也。○李氏樗曰：文王經營之心，本不欲亟也。第以庶民慕文王之德，名為靈臺，如子之事父而來築之也。鄒侍郎曰：庶民子來，非強之也。在彼者實，子來也。不日成之。

非迫之也。在我者實，勿亟也。為上者，惟恐民之勞苦，為下民者，乃不憚其勞苦，以從上。見民之樂從也。觀左傳曰：築郎囿，季文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者，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為愛君也。○呂氏祖謙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禳，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蔣氏悌生曰：文王德澤之在人心，蓋已久積於未作靈臺之前，而庶民之趨事勸功，特形於經始靈臺之日。文王視民如傷之仁，又發於經始勿亟之辭，而庶民親戴父母之心，尤有出於通力竭作之外，豈惟庶民以文王之心為心，而文王實能以庶民之心為心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鹿攸伏，麀鹿濯濯。直音反。白

鳥翯翯。戶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鳥物，魚躍

集傳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穎達曰。春

秋築鹿囿。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呂氏祖謙曰。說文曰。囿。苑有垣也。麀。牝鹿

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劉氏彝曰。鹿易驚。易逸。王

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也。濯濯。肥澤貌。鷩鷩。潔白貌。靈沼。囿之中

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呂氏祖謙曰。鄒氏曰。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在於山林。魚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嚴氏粲曰。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

旄一也。有見之而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一詩意。○朱氏善曰。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鷩鷩。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物。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為鱗介也。已。

○虞音巨業維七凶反樅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庸於論盧門反

鼓鐘於樂音洛辟音璧廡

集傳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音筍業。柶上大

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穎達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

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業上懸鐘磬處。以

綵色為崇牙。其狀縱縱然者也。胡氏一桂曰。段氏曰。筍

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翼。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翼。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

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翼。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賁大

鼓也。陸氏德明曰。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劉氏

賁亦作鼗。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

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

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靡。澤也。

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

者。故曰辟靡。孔氏穎達曰。水旋邱如璧者。璧體圓而內

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命在外

而觀也。○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

宮。說者以為辟靡。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

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

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靡。說者

以靡為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辟靡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

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集說

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范氏處義曰。於論者。歎其鐘鼓得倫理也。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廱為可樂也。昔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為先。故文王亦論樂於學也。○呂氏祖謙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二事哉。○劉氏瑾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廱。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廱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游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

徒河反

鼓逢逢。

薄紅反

蒙

音蒙

聾音叟奏公。

集傳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陸氏佃曰

夏小正云。剝鼉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蒙。無眸子曰聾。古者

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

鼉鼓之聲。而知矇聾方奏其事也。

集說

嚴氏粲曰。申言鼓鐘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

厭之辭也。

總論

饒氏魯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成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嚴氏粲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園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廱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陳氏櫟曰。靈臺一詩。辟廱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廱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朱氏善曰。靈臺遊觀。辟廱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郝氏敬曰。周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沼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難。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

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也。○王氏志長曰。庶民子來。民之太和。鹿鹿攸伏。於物魚躍。物之太和也。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君臣之太和也。所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

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

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氏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以靈沼。謂之辟靡。皆無明文。靈臺一篇。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靡。則辟靡及三靈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靡。大射養孤之處。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叶居良反

集傳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

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朱子語類。問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上帝。如世閒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朱氏善曰。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

責者其必知所法矣。○鄒氏泉曰。此言先緒之所從來者已久。因言三后之精神。上與天合。總見所傳之緒。於今為烈。難於其為配。而武王則能繼緒而有天下也。
附錄 毛氏萇曰。武繼也。○鄭氏康成曰。下猶後也。○孔氏穎達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犬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王氏安石曰。犬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於上。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呂氏祖謙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案 集傳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但詩言世有哲王。三后在天。所謂三后者。不得不指

○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反尤

犬王王季文王也。文王既列於三后之中。則下武作文武於詩。義為複矣。即朱子亦闕疑而未定也。故先儒都從毛鄭之訓。以詮經。似亦可通。

集傳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李氏樗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蘇氏轍曰。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李氏樗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犬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於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為成王之孚。○陳氏鵬飛曰。三后之孚。著於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嚴氏粲曰。武王所以配三后于京者。以其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陳氏櫟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即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后。即配天矣。配命。則必能配三后矣。○朱氏善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

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鄒氏泉曰。世德就德之見於事者言。如犬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德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即世德所在也。○王氏志長曰。武王以作求配命之德。繼三后而起。則天下翕然信之。若子之信父母。其王也。雖百却之。亦不可得矣。時邁曰。允王維后。酌曰。實維爾公。允師。皆言成王之孚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集傳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

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

為法耳。曹氏粹中曰。孝思。猶舜見堯於羹牆。○徐氏光啓曰。維則者。當繼緒。則以繼緒為孝。當變通。則

以變通為孝。有國則以國孝。有家則以家孝。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

何足法哉。

集說 陳氏鵬飛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朱子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劉氏瑾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蔣氏悌生曰。孝者。根於人心之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上。而心純乎孝。以是道而化天下。亦惟因人心之所同然者。而振作興起之。故能為法於天下。而民信之。亦莫不興起於孝。而親戴於其君。繼述之善。又孰有明著於此者乎。

反北 ○媯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

集傳 賦也。媯。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朱氏

公遷曰。此則天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下信之之驗也。

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為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

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嚴氏粲曰。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朱氏公遷曰。此又因民心愛戴武王。而推見武王之能孝。思嗣服也。嗣服。對求德言。求德。是繼志。嗣服。是述事。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徐氏光啓曰。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為能闡揚光大而已。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反

集傳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洪氏隸釋。茲哉叶韻。

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集說 輔氏廣曰。言武王既明乎其繼先王之事。則來世亦必能繼先王之迹矣。如此。則於萬斯年。世有哲

王。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朱氏公遷曰。此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朱氏善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作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集傳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史記

商君傳。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劉氏瑾曰。事見周顯王時。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

秦以力。周以德耳。爾。輔氏廣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王氏炎曰。受天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集說 黃氏樵曰。孝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懽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陳氏櫟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蕃屏王室之至也。○何氏楷曰。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

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總論 輔氏廣曰。首章言武王能繼犬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

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陳氏櫟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耳。○錢氏天錫曰。孝者。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為求德。在子孫為繩武。在今日為媚茲。在萬年為有佐。孝之分量。固如是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集傳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

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

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集說黃氏樵曰。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

二愛曰成王。之孚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

成。文王烝哉。

集傳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呂氏

大臨曰。烝君也。眾也。皆所以得眾為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

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朱氏公遷曰。聲聲

同。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

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集說曹氏粹中曰。文王在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

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輔氏廣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之安寧。而欲觀其功底於成耳。此所以克君也哉。○黃氏佐曰。此章將言文王遷豐之事。故先推其心於安民厥成。即謂安民之成功。○錢氏天錫曰。大

凡人君舉動。出於為民者。帝王之盛節。出於自為者。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之判也。今文王先言求寧。而後除暴驅殘。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文王受命。有武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丞哉。

集傳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嚴氏粲曰。國

不足以容。乃作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孔氏穎達曰。武功。非獨伐

崇而已。所伐邗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

乃作邑也。○范氏處義曰。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之受命。故於伐崇之功。亦謂之受命也。伐崇之後。遂徙都豐。蓋非崇侯之降。則豐不可作。此文王之盡君道也。○朱氏善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徐氏常吉曰。受命者。詢爾仇方是也。武功者。是伐是肆。是也。伐崇。以除殘。天意也。作豐。以容民。亦天意也。奉若天道。豈不克君。

○築城伊瀆。反。況域。作豐伊匹。匪棘。反。居力。其欲。禮記作猶。

適追來孝。叶許六反。王后丞哉。

集傳 賦也。瀆。陸氏德明曰。成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

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蘇氏轍曰。自其

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輔氏廣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言文王營

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

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

其孝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興築豐邑之

城。維如一成之域。域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域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纔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追述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誠得人君之道哉。○嚴氏粲曰。文王之作豐邑。

稱上公之制。已所宜為。不務侈大也。○陳氏櫟曰。上章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劉氏瑾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孚。文王所求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朱氏公遷曰。肇王迹。勤王家。先王志在安民久矣。文王遷豐。所以繼其志而盡其孝耳。○朱氏善曰。適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

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

集傳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

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

榦也。王曰丞哉

集說 鄭氏康成曰。文王述行犬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

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

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榦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呂氏大臨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文王至此。明建都

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曹氏粹中曰。

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為根本。而豐以文王為根本。

○王氏日休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

勢也。○朱氏公遷曰。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翰。有

所附也。至此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鄒氏泉曰。能築

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王之

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

王丞哉。

集傳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孔

穎達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入于河。是

澧水入渭。東注于河。○嚴氏粲曰。澧水自南而北流。入

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績功也。皇王有天下

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蘇氏轍曰。皇大也。武王之

之號。指武王也。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辟君也。○言

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

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季氏本曰。言豐水係於王業之成。為下章遷鎬張本。

文王之什

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董氏道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嚴氏粲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朱氏善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君道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唐氏汝諤曰。上注曰。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直曰來同。則盡乎人矣。維翰。只有所倚賴之意。而維辟。則實以之為君。而政教號令。無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蒲叶
 反北
皇王烝哉。

不從之也。○兩言四方攸同。而俱就豐說。然一同於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於武王。即豐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也。

集傳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

里。呂氏祖謙曰。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

豐亭鎬池也。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

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

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劉氏彝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焉。○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

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集說 ○劉氏濟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輔氏廣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爲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嚴氏粲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四

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朱氏善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唐氏汝諤曰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於文德故首以辟靡爲言。○何氏楷曰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於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於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立言之序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維龜正。叶諸之武王。良反

成之武王烝哉

集傳

賦也考稽

董氏道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洪範稽宅居正決也嚴氏粲曰以吉凶取疑以汝則從為主

兆以正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定之也

言也

劉氏瑾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諡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

集說

呂氏大臨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曹氏粹中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則正龜然筮人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為遷都邑也則武王之遷當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龜維龜正之則筮可知矣○輔氏廣曰此章言武王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鈕里反

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

叶獎里反

武王烝哉

集傳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

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

豈無所事乎

鄭氏康成曰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孔氏穎達曰言

實以功業為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思得澤及後人

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王氏安石曰。雖詒之以謀。或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或

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

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輔氏廣曰。此章

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

興體。

集說 朱氏公遷曰。聿追來孝。文王繼志述事也。謀孫翼

子。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以卒前人之業。一者以

定後人之業。此遷豐遷鎬之本意也。○朱氏善曰。水之

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

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

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徐氏常吉曰。當武王時一統

大定。而伊滅之制。隘不能容。使武王不遷。則繼世之下

有不得辭其責者。故身任其責。以靖人民。民安而子孫

亦安。無勞締造。坐享盈成。其規模之宏遠。蓋為萬世

之子孫謀。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謂之克君信矣。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上四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四章

言武王遷鎬之事。析言之。首章言遷豐之由。次三

章詳其事。五章言遷鎬之由。末三章詳其事。○姚氏舜

牧曰。文王之心追孝。武王之心詒謀。總之只是適求厥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集傳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

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擘破一般。○呂氏祖謙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

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輔氏廣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劉氏瑾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靡。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二十四句

集傳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

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

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